

SHUI HU REN WU LUN ZAN

水浒人物论赞

张恨水

ZHANG HEN SHUI

总策划 汪修荣 责任编辑 杨倩 装帧设计 吴捷

北斗丛书



BEI DOU CONG SHU

ISBN 978-7-5399-2793-0



9 787539 927930 >

定价:15.00 元

北斗丛书



SHUI HU REN WU LUN ZAN

水浒人物论赞

1207.412

Z116

张恨水

ZHANG HEN SHUI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■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浒人物论赞/ 张恨水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08.4

(北斗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2793-0

I. 水... II. 张... III. 水浒—人物形象—文学研究—文集 IV. I207.41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09617 号

书 名 水浒人物论赞

著 者 张恨水

责任编辑 杨 倩

责任校对 张松寿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
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110 千

印 张 9.75
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,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793-0

定 价 1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

民国十六七年间，予编北平世界日晚报副刊。晚刊日须为一短评，环境时有变更，颇觉题穷，予乃避重就轻，尚论古人，曰撰《水浒人物论赞》一则。以言原意，实在补白，无可取也。后读者觉其饶有趣味，迭函商榷，予乃赍续为之。旋因予辞职，稿始中止，然亦约可得三十篇矣。民国二十五年，予在南京办《南京人报》，自编副刊一种，因转载是稿，并又益以新作十余篇。社中同人，读之而喜，谓是项小品专在义论，不仅为茶余酒后之消遣，可作青年国文自修读本看，嘱予完成出单行本，予漫应之，以为时日稍长，当汇集杂稿成书也。其后中日战局日紧，无暇为此项小文，事又中搁。去冬，《万象》周刊社，在渝觅得《南京人报》合订本十余册，整理同文著作，得论赞四十余篇。编者刘自勤弟剪贴成集，欣然相示，商予更增新稿，务成一单行本，以了夙愿。予因去岁作《水浒新传》，读《水浒》又数过，涉笔之余，颇多新意，遂允其议，再增写半数共得九十篇。因人物分类，列为天罡、地煞、外编三部。虽取材小说，卑之毋甚高论。但就技巧言，贡献于学作文言青年或不无小补云尔。

三十三年三月三日张恨水序于南温泉北望斋茅屋

凡 例

一 本书各文之属笔，前后相距凡十余年，笔者对《水浒》观感，自不无出入处。但态度始终客观，并持正义感，则相信始终如一。

一 各篇在北平书写者，篇末注一“平”字，在南京书写者，注一“宁”字。最后在重庆续写者，注一“渝”字，以志笔者每个年代之感想。

一 三十六天罡，每人皆有论赞，七十二地煞，则不全有，以原传无故事供给，难生新意，不必强作雷同之论也。其间有数篇是合传，意亦同。外篇人物，仅择能发人感喟者为文，故不求其多。

一 宋、晁二人，在昔原有论文，因系主脑人物，特以新意再写一篇，而仍附旧作于后，其余从略。

一 是书愿贡献青年学文言者，作一种参考，故结构故取多种。如朱仝、雷横篇，用反问体，朱贵篇通用也字结句是。其余各篇，青年自可揣摩领悟。然决非敢向通人卖弄，一笑置之可也。

一 青年初学文言,对于语助词,最感用之难当。是书颇于此点,加意引用,愿为说明。

一 是书愿贡献青年作学文言之参考,亦是友朋中为人父兄所要求。笔者初不敢具有此意,自视仍是茶余酒后之消遣品耳。

一 笔者为新闻记者二十余年,于报上作短评,颇经年月。青年学新闻者,酌取其中若干,为作小评之研究,亦可。

目 录

序.....	1
凡 例.....	1
天罡篇.....	1
地煞篇	34
外 篇	54
小说考微	83
小说人物小论	97
云云集.....	103
奇书小读论.....	106
文坛撼树录.....	110
小说论.....	124
文苑语丝.....	132

天罡篇

宋 江 第一

北宋之末，王纲不振，群盗如毛。盗如可传也，则当时之可传者多矣。顾此纷纷如毛者皆与草木同朽，独宋江之徒，载之史籍，挡之稗官，渲染之于盲词戏曲，是其行为，必有异于众盗者可知。而宋江为群盗之首也，则其有异于群者又可知。故以此而论宋江，宋氏之为及时雨，不难解也。

英雄之以成败论，久矣。即以盗论，先乎宋江者，败则黄巢之流寇，成则朱温之梁太祖高皇帝也。更以揭竿弄兵论，后乎宋江者，成则朱元璋明太祖高皇帝，败又造反盗匪张士诚矣。宋氏之浔阳楼题壁诗曰：“敢笑黄巢不丈夫。”窥其意，何尝不慕汉高祖起自泗上亭长？其人诚不得谓为安分之徒，然古之创业帝王，安分而来者，又有几人？六朝五代之君，其不如宋江者多矣，何独责乎一宋江乎？

世之读《水浒》而论宋江者，辄谓其口仁义而行盗跖，此诚不

无事实。自金圣叹改宋本出，故于宋传加以微词，而其证益著，顾于一事有以辨之，则宋实受张叔夜之击而降之矣。夫张氏，汉族之忠臣也，亦当时之英雄也。宋以反对贪污始，而以归顺忠烈终。以收罗草莽始，而以被英雄收罗终。分明朱温黄巢所不能者，而宋能之，其人未可全非也。

间尝思之，当宋率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也，视官兵如粪土，以为天下英雄莫如梁山矣，赵氏之锈鼎可问也，则俨然视陈胜项羽不足为己。及其袭海州，一战而败于张叔夜，且副酋被擒。于是乃知以往所知之不广，大英雄，大豪杰，实别有在，则反视藐躬，幡然悔改。此南华秋水之寓意，而未期宋氏明之，虽其行犹不出乎权谋，权而施于每，其人未可全非也。

虽然，使不遇张相公，七年而北宋之难作，则宋统十万喽啰雄踞水泊，或为刘邦朱元璋，或为刘豫石敬瑭，或为张献忠李闯，均未可知也。宋江一生笼纳英雄自负，而张更能笼纳之，诚哉，非常之人，有非常之功也，惜读《宋史》与《水浒》者，皆未能思及此耳。梁山人物，蔡京高俅促成之，而张叔夜成全之，此不得时之英雄，终有赖于得时之英雄欤？世多谈龙者，而鲜谈降龙之罗汉，多谈狮者，亦鲜谈豢狮之狮奴，吾于张叔夜识宋江矣。又于宋江，更识张叔夜矣。

（渝）

附 一 篇

人不得已而为贼，贼可恕也。人不得已而为盗，盗亦可恕

也。今其人无不得已之势，而已居心为贼为盗。既已为贼为盗矣，而又曰：“我非贼非盗，暂存水泊，以待朝廷之招安耳。”此非淆惑是非，倒因为果之至者乎？孔子曰：“乡原德之贼也。”吾亦曰：“若而人者，盗贼之盗贼也。其人为谁，宋江是已。”

宋江一郓城小吏耳。观其人无文章经世之才，亦无拔木扛鼎之勇，而仅仅以小仁小惠，施于杀人越货、江湖亡命之徒，以博得仗义疏财及时雨之名而已。何足道哉！夫彼所谓仗义者何？能背宋室王法，以纵东溪村劫财之徒耳。夫彼所谓疏财者何，能以大锭银子买黑旋风一类之人耳。质言之，即结交风尘中不安分之人也。人而至于不务立功立德立言，处心积虑，以谋天下之盗匪闻其名，此其人尚可问耶？

宋江在浔阳楼题壁有曰：“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。”又曰：“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。”咄咄！江之仇谁也？血染浔阳江口，何事也？不丈夫之黄巢，何人也？宋一口道破，此实欲夺赵家天下，而以造反不成为耻矣。奈之何直至水泊以后，犹日日言等候朝廷招安耶？反赵犹可置之成王败寇之列，而实欲反赵，犹口言忠义，以待招安欺众兄弟为己用，其罪不可胜诛矣。虽然，宋之意，始赂盗，继为盗，亦欲由盗取径而富贵耳。富贵可求，古今中外，人固无所不乐为也。

晁盖 第二

评《红楼梦》者曰：“一百二十回小说，一言以蔽之，讥失政也。”张氏曰：“吾于《水浒传》之看法，亦然。”

王安石为宋室变法，保甲，其一也。何以有保甲？不外通民情，传号令，保治安而已。凡此诸端，实以里正保正，为官与民之枢纽。而保正里正之必以良民任之，所不待论。今晁盖，郛城县东溪村保正也。郛城县尹，其必责望晁氏通民情，传号令，保治安，亦不待论。然而晁氏所为，果何事乎？《水浒》于其本传，开宗明义，则曰：“专爱结识天下好汉，但有人来投奔他的，不论好歹，便留在庄上住。”嗟夫！保正而结识天下好汉，已可疑矣，而又曰：“不论好歹，便留在庄上住。”是其生平为人，固极不安分者也。极不安分而使之为一乡保正，则东溪村七星聚义，非刘唐公孙胜吴用等从之，而县尹促之也，亦非县尹促之，而宋室之敝政促之也。使晁盖不为保正，则一土财主而已。既为保正，则下可以管理平民，上可以奔走官府。家有歹人，平民不得言之，官府不得知之，极其至也，寢假远方匪人如刘唐者，来以一套富贵相送矣，寢假附近奸滑如吴用者，为其策画劫生辰纲矣。浸假缉捕都头如朱仝雷横者，受其贿赂而卖放矣。质言之，保治安的里正之家，即破坏治安窝藏盗匪之家也。

读晁盖传，其人亦甚忠厚，素为富户，亦不患饥寒，何以处心积虑，必欲为盗？殆家中常有歹人，所以有引诱之欤？而家中常有歹人，则又为身为保正，有以保障之也。呜呼！保甲而为盗匪之媒，岂拗相公变法之原意哉！一保正如此，遍赵宋天下，其他保正可知也。读者疑吾言乎？则史进亦华阴史家庄里正也。《水浒》写开始一个盗既为里正，开始写一盗魁，又为保正。宋元之人，其于保甲之缴，殆有深憾欤？虽然，保甲制度本身，实无罪也。

（渝）

附 一 篇

梁山百八头目之集合，实晁盖东溪村举事为之首。而终晁盖身居水泊之日，亦为一穴之魁。然而石碣之降也，遍列寨中入于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之名，晁独不与焉。岂洪太尉大闹伏魔殿，放走石碣下妖魔，亦无晁之前身参与乎？然而十三回东溪村七星聚首，晁胡为乎而居首也？十八回梁山林冲大火并，胡为乎义士尊晁盖也。五十七回众虎同心归水泊，又胡为乎晁仍发号施令也。张先生恍然有间，昂首长为太息曰：嗟夫！此晁盗之所以死也！此晁盖之所以不得善其死也。彼宋江者心藏大志，欲与赵官家争一日短长者久矣。然而不入水泊则无以与赵官家抗，不为水泊之魁，则仍不足以与赵官家抗。宋之必为水泊魁，必去晁以自代，必然之势也。晁以首义之功，终居之而不疑，于是乎宋乃使其赴曾头市，而尝曾家之毒箭。圣叹谓晁之死，宋实弑之，春秋之义也。或曰：此事于何证之？曰于天降石碣证之，石碣以宋居首，而无晁之名，其义乃显矣。盖天无降石碣之理，亦更无为盗降石碣之理，实宋氏所伪托也。

吾不知晁在九泉，悟此事否，就其生前论之，以宋氏东溪一信之私放，终身佩其恩德，以至于死，则亦可以与言友道者矣。古人曰：盗亦有道，吾于晁盖之为人也信之。

（平）

卢俊义 第三

“芦花滩上有扁舟，俊杰黄昏独自游。义到尽头原是命，反躬逃难必无忧。”此吴用口中所念，令卢俊义亲自题壁者也。其诗既劣，义亦无取，而于卢俊义反四字之隐含，初非不见辨别。顾卢既书之，且复信之，真英雄盛德之累矣！夫大丈夫处世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何去何从，何取何舍，自有英雄本色在。奈何以江湖卖卜者流之一语，竟轻置万贯家财，而远避血肉之灾耶？卢虽于过梁山之日慷慨悬旗，欲收此山奇货，但于受吴用之赚以后行之，固不见其有所为而来矣。

金圣叹于读《水浒》法中有云：“卢俊义传，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，然终不免带些呆气。譬如画骆驼，虽是庞然大物，却到底看来觉得不俊。”此一呆字与不俊二字，实足赞卢俊义而尽之。吾虽更欲有所言，乃有崔颢上头之感矣。惟其不俊也，故卢员外既帷薄不修，捉强盗又太阿倒持，天下固有其才不足以展其志之英雄，遂无往而不为误事之蒋干。与其谓卢为玉麒麟，毋宁谓卢为土骆驼也。

虽然，千里风沙，任重致远，驼亦有足多者。以视宋江吴用辈，则亦机变不足，忠厚有余矣。

（平）

吴用 第四

有老饕者，欲遍尝异味，及庖人进鱖，乃踌躇而不能下箸。庖人询之，则以恶其形状对。盖以其自首至尾，无不似蛇也。庖人固劝之，某乃微啜其汤，啜之而甘，遂更尝其肉。食竟，于是拍案而起曰：“吾于是知物之不可徒以其形近恶丑而绝之也。”

张先生曰：“引此一事：可以论于智多星吴用矣。”吴虽为盗，实具过人之才。吾人试读《水浒传》智劫生辰纲以至石碣村大战何观察一役，始终不过运用七八人以至数十人，而恍若有千军万马，奔腾纸上者也。是其敏可及也，其神不可及也。其神可及也，其定不可及也。使勿为盗而为官，则视江左谢安，适觉其贪天之功耳。

更有进者，《水浒》之人才虽多，而亦至杂也。而吴之于用人也，将士则将士用之，莽夫则莽夫用之，鸡鸣狗盗，则鸡鸣狗盗用之。于是一寨之中，事无弃人，人无弃才。史所谓横掠十郡，官军莫敢撓其锋者，殆不能不以吴之力为多也。夫天下事，莫难于以少数人而大用之，又莫难于多数人而细用之。观于吴之置身水泊，则多少细大无往而不适宜，真聪明人也已。虽然，惟其仅为聪明人也，故晁盖也直，处之以直，宋江也诈，则处之以诈，其品遂终类于鱖，而不类于淞鲈河鲤矣。

（平）

公孙胜 第五

公孙胜只能画符作法耳，未见其有何真实本领也。吾人既不愿谈荒唐经，则欲于此为文以赞之，转觉词穷矣。虽然，《水浒》一书，除言忠义而外，教人以孝者也。书中写得最明显者，有王进之孝，有李逵之孝，有宋江之孝，于是而更有公孙胜之孝。王进之孝纯孝也，李逵之孝愚孝也，宋江之孝伪孝也，惟公孙胜之孝，则吾莫得而名之，然则于孝之一点，可以论公孙胜矣。

吾闻古哲之言曰：“孝子不登高，不临深。”亦曰：“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临阵无勇，非孝也。”又曰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吾侪不言孝，则亦已矣，既已言孝，则不得不一考为孝之道。彼公孙胜者，以父母所遗清白之身，无端而见财起意，无端而杀人越货，无端而拒抗官兵，入寇国土。此果孝子所应为乎？然此犹曰：“昔日之未悟也。”当宋江迎接宋外公之日，胜忽然省悟小人有母，乃浩然有归志，是矣。顾李逵戴宗一至二仙山，胜奈何又弃母而复出？昔日在金沙滩别众头领有母也，今日赴高唐州则无母乎？昔日归九宫县二仙山有母也，今日回梁山泊更覩宋太公，则无母乎？胜不得为王进之纯孝，不得为李逵之愚孝，奈何亦不得为宋江之伪孝耶？于其母也如此，自谓能孝其母者如此，其他可知矣，吾于是知胜之于画符作法外，固绝无一事之长也。

（平）

关 胜 第六

古今中外，无地无才，无时无才。有才而不能用，用之而不能尽，斯觉才难耳。吾读《水浒》关胜传，乃不禁咨嗟太息，泫然涕下也。关之智勇兼长，雍容儒雅，绝似以乃祖寿亭侯。乃朝廷不为见用，屈之于下位。一旦有事，始匆匆见召，草草起用，既不聘之以礼，又不激之以义，用之之谓何也？此特所以处招之便来，挥之便去，一班蝇营狗苟之徒耳，岂足以驱策英雄豪杰哉！故关之来，其心中不必向赵官家求荣，更不必为蔡太师解忧，只是答良友推荐，为自己本领作一番表白，及遇宋江投以所好，欺以其方，遂不能不动心矣。

昔豫让有言，中行氏众人蓄我，故我以众人报之，智伯国士遇我，故我国士报之，于是知英雄豪杰之乐为人用，虽不免赖于功名富贵，子女玉帛，而功名富贵，子女玉帛，实不足以尽之。能尽之者何？舒其才，安其心，顺其性而已。关胜谓宋江曰：“君知我则报君，友知我则报友，到此意也。”宋江究不能为刘备耳，使其果有此日，胜何难效乃祖威镇荆襄，而俯瞰汴洛耶？后之人欲笼纳英雄，一味势迫利诱，其效几何？终亦不免为宋江所笑矣。

（平）

林 冲 第七

天下有必立之功，无必报之仇，有必成之事，无必雪之耻。